

名家随笔

## 卖羊粪

高海平

从崛围山上晨练下来，路过呼延村时听到街上有“卖羊粪”的叫声，以为听错了。心中半信半疑，便往声音发生处走去。原来是录好的电喇叭，声音来自村口停放的一辆农用汽车，车上堆放着一个个塑料袋，确实是卖羊粪的。

羊粪居然成为商品了，多少有些莫名惊诧。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羊粪是绝好的肥料。最有说服力的是走进羊圈时，那股直冲鼻翼的羊粪味会让你瞬间窒息。味道重、呛人眼睛，正是羊粪肥力足的表现。

小时候，我在家门前的山道上扫过羊粪，而且不止一次。在清晨的梦乡与周公会面时，我常常被爷爷强行喊起。不管寒冬还是盛夏，山道上拖着一把大扫帚躬身挥动的身影就是我。冬天戴着瓜皮帽，耳朵捂得紧紧的，脸蛋冻得通红，手上戴着棉手套，使劲地扫着羊粪。羊粪被大扫帚归拢到一起时，山道也被扫得干干净净。

山道上的羊粪不独属于我所有，村中另一位少年成了我的竞争者。我俩成了山道的义务保洁员，也落了个勤快人的好名声。扫羊粪是少年时光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和割草、砍柴相提并论。

与扫羊粪不同的还有拾粪，拾粪以牛马等大牲口粪便为主。扫羊粪在山道上，拾粪在马路上。扫羊粪由我这样的少年来做，拾粪一般是老年人从事的营生。我记忆里，村中一瘦弱的老者专做此事，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每日清晨，背上粪筐，手持长把子小铁锨，沿着马路溜达。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有的放矢。哪条路走过的牲畜多，是经过一番观察的。牛粪往往是一坨一坨的，小铁锨铲上去很有厚重感，接着往后一抡，一道弧线斜斜地划过左边的肩膀，锨中之物不偏不倚地落在背后的粪筐。仅从这一娴熟的动作便可判断绝非一日之功。

扫羊粪是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也是晋南农村少年劳动的一大景观。著名作家张锐锋的笔下却有另一番景象，他自小生活在晋北的农村，也有过与羊粪打交道的经历。我是在山道上扫羊粪，他却是在路上捡羊粪，就像在麦田里捡拾麦穗那样。他的长篇散文《万有之所》中对此有精

彩的描述：“一连串的羊粪出现了，就像水果核里包藏的种子，表皮有着黑油漆般的光亮。”“我们弯下腰，就像发现了被波浪推到海滩上的贝壳，用稚嫩的手指触碰到它们，将它捡起来放入小铁桶。”“一会儿，路上的许多羊粪被捡拾完毕，羊群留下的线索断了。我们就像侦察员一样，希望发现新线索。”把捡拾羊粪的过程写得如此诗情画意富有浪漫气息，也只有张锐锋能够做到。

我想到了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上牧民对待牛粪的态度。我两次进西藏，数次到内蒙古，看到牧民们对待牛粪不亚于张锐锋笔下那个少年对待羊粪的那份庄严和认真。在他们的眼里，牛粪不是作为肥料而存在，而是一种烧火取暖须臾不可缺少的燃料。

羊粪属于不可多得的农家肥，含氮量堪比尿素。不同于尿素之处在于羊粪是有机肥，肥效长，对土壤没伤害，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均属于绿色食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与土地打交道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里所说的“肥”，指的是像羊粪这样的农家肥。化肥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务农模式和观念，粮食的产量确实上去了，粮食的性价比却下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农家肥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也符合哲学上“否定之否定，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农村机械化的全面实施，必然淘汰以牛马驴骡子等大牲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传统耕作模式。大牲畜退出了市场，农家肥自然会减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好在还有羊群，因此羊粪便走红了。种庄稼的农人视羊粪为宝，城乡接合处的菜农视羊粪为宝，城里那些喜欢养花的、在墙角种几畦蔬菜的人家，也当仁不让地选择羊粪。尤其是从事绿色有机产品生产的大集团、大公司，也用羊粪种植农作物。比如山西武乡所产的“羊肥小米”，从名称上就敬告消费者，他们生产的小米使用的肥料是羊粪。羊粪的声誉日隆，不可小觑，这一切归因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前是为了生存，活下去是第一要务；现在是为了生活，活得精彩才是目的。

## 小满说「满」

邵捷



进入5月，夏天的脚步一天天加快，立夏刚过不久，就迎来了小满。

小满是很符合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节气。想一想二十四节气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却唯独没有“大满”，难道是老一辈人疏忽了吗？

当然不是。古人对于“满”是寄托深意的。满，本义为填满，充满。《说文》解释：“满，盈溢也。”人们心怀“满”的期许，对家庭，希冀儿孙满堂；对工作，希望赢得满堂彩；但同时也以“谦受益、满招损”来自省自律。于是便有了“小满即安”的说法。

小满即安，不是消极避世的退守，而是恪守本心的一份从容。曾国藩守拙戒满，保持谦虚勤劳本性。他位极人臣，出任两江总督，后来又担任直隶总督，达到清朝二百年汉臣的巅峰。但他更加注重自律，谆谆告诫其弟“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正是这样的戒满自律、善始善终，曾氏家族二百年来得以人才辈出、家运绵长。

小满即安，不是抛弃完美的躺平，而是历经沧桑之后的一份通透。陶渊明早年满怀建功立业的志向，为了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曾几度出仕。目睹官场险恶，他毅然隐居田园，过上“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躬耕自足生活，在“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中坦然接受命运安排，道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最好活法。

小满即安，不是自我至上的利我，而是处处留有余地的一份智慧。人们常说：“话不要说满，事不要做绝。”明代学者吕坤也说：“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这就提醒人们心中要有他人，不要心高气盛。希拉里出版自传《活着的历史》时，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很难畅销。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卡尔森更是“看衰”希拉里，甚至公开宣称：“如果销量超过100万本，就把鞋子吃下去。”几周之后，《活着的历史》销量就达到惊人的100万册。因话说得太满，卡尔森最后迎来了希拉里亲自送来的鞋子。好在希拉里还是厚道的，鞋子是用蛋糕做的。“天道忌满，人道忌全”，话说得太满，为自己留下祸端；说话留有余地，就留有了变通、更新的空间。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满而不满，方得圆满。小满节气包含着人们自省自律的智慧。

行文至此，电脑屏壁纸跳出一幅画面。这幅画让我想起王安石《初夏即事》的两句：“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小满时节，风吹麦浪，当不疾不徐、不紧不慢，遵循守恒，维持平衡，赢得人生最好的状态。

## 笔落信纸

周汉兵

打开储物间一个老书柜的抽屉，我惊喜地在一个讲义夹下面发现了4个物件：一支钢笔、半瓶墨水、一叠信纸、一本留言簿。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塞在这角落里的，它们静静地躺着，仿佛一个沉睡的植物人，今日被我的温情猛然唤醒了。

这几样东西，曾经再亲热不过了，读书时几乎天天用。钢笔，除了做作业，最妙的作用就是写信。笔落信纸的味道真的很美好。写信、等信、读信、回信，日子一天天充满希望。

每当生活委员在班上大声念出收信同学名字的时候，教室里便会立即传来一阵欢呼声。在一双双羡慕的目光注视下，拿回属于自己的信，那种欢愉和兴奋简直是无以言表。然后，躲在教室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贪婪地嚼碎咽下每一个字。随即在最短的时间回复来信，把自己最诚挚的情感、最想说的话、最真切的牵挂，一股脑儿传递给家人、朋友、同学，然后又一天天等待回信。掐算着日子有来



信，可过了一天又一天，偏偏就是没有音信。当被投递错地址的信件辗转到达手中，我一下子就喜极而泣了。

“兄弟，记得我们的约定，保持书信常来常往。”翻开留言簿，一行朴实的邀约跳了出来，有些麻木的心顿时一震，好久好久没写过信了。

我拧开笔帽，装满墨水，试着写了一下，笔还好好好的。于是照着曾经的样子，铺开信纸。可当笔尖悬在纸上，却停住了。

我想写给谁呢？写给旧友、同学么？可那些名字，有的已经模糊，有的已经失去联系，真正“上心头”的已不多。纵使写成了，这封信又该往哪里寄呢？从前留下的地址，怕是绝大多

数早已变更或者搬迁，那些熟悉的门牌号码，怕是早已连同那些街巷，一同被时光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吧。即便投出去，料想会是“查无此人”。写给亲人么？现在一个电话或者视频，问候秒级达到。写给父母么？他们倒是有一个永久的地址，只是那儿的邮路，怕是不通人间的书信了。念头转到此处，心头便是一紧，心往下沉了一分，那笔尖跟着向下压了一分，撮在纸上，留下一个极小的墨点，像是圆点，更像是顿号，发出一个无声的叹息。

就算能通邮，我又能写些什么呢？年轻时，总是激情满满的，心里有话，不吐不快，信写得也长，密密麻麻好几页，恨不能将一整个春天都装进

去寄给人家。如今人过中年，日子仿佛佛静下来了，也慢下来了，心里头的东西，却好像都沉淀到了底，变成一层厚厚的、安静的淤泥。想捞些什么上来，捞起的，却只是一些水滴，瞬间就从指缝间又漏得干干净净。

透过窗户，我盯着外面的雨发呆，终究是没有落下一个字。

于是，我便在这纸上随意地画着，画着一些无意义的线条，横的、竖的、斜的、圆的、三角形的、弧形的……笔尖沙沙作响，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很快，那页信纸布满了杂乱无章的线条，东倒西歪地述说着我杂乱、潦草的心绪。

“吃饭了！”妻子的大声吆喝，中断了我的“杰作”。我放下笔，拧上笔帽，撕下涂鸦的信纸，装入一个信封，连同笔、墨水、信纸和留言簿放回了抽屉的原位。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微的、满足的叹息。我告诉自己，那封信已经寄出了，寄给了一个没有地址的远方，寄给了一段不知姓名的岁月。